

陪伴共和国三代读者的成长经典

秦文君



花彩少女的事儿

秦文君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花彩少女的事儿

秦文君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彩少女的事儿/秦文君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

出版社, 2014. 5

(贾里贾梅大系)

ISBN 978-7-5324-9472-9

I. ①花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0171 号



贾里贾梅大系

花彩少女的事儿

秦文君 著

陈 舒 封面图

何 湘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孙益恒 范 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5 字数 205,000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472-9/I·3714
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一、寂寞朝朝暮暮 / 001
- 二、花自飘零水自流 / 015
- 三、有人楼上愁 / 033
- 四、柔蓝一水萦花草 / 053
- 五、我见青山多妩媚 / 072
- 六、长歌诗，短歌诗 / 087
- 七、洞庭秋水远连天 / 106
- 八、今日之日多烦忧 / 123
- 九、俱怀逸兴壮思飞 / 142
- 十、碧海青天夜夜心 / 162
- 十一、春城无处不飞花 / 175
- 十二、自在飞花轻似梦 / 189
- 十三、江流曲似九回肠 / 204
- 十四、一年明月今宵多 / 216
- 十五、西楼望月几回圆 / 234
- 十六、龙池柳色雨中深 / 245
- 十七、始知相忆深 / 260
- 十八、殷勤说与年华 / 273

一、寂寞朝朝暮暮

那晚，第一个来“骚扰”林晓梅的人叫黄玫玫，她是从林晓梅的表姐林晓霞那里得到电话号码的。这个富家女黄玫玫长着滚圆的脸，不算漂亮，但听说她特别在意男生们的长相，看见长得精神的就叫帅哥，还喜欢对那些长得不好看的男生冷嘲热讽。

黄玫玫在电话里七扯八扯，问林晓梅有没有去参加初三体检。还说那五官科的检查最搞笑，拿一瓶醋、一瓶酒精让人闻，她们班有个男生长着肉鼻子，她看见他像狗狗那么嗅来嗅去，差点笑死了。

“林晓梅，你们班那个可爱的‘小布丁’的鼻子长得最耐看了。”黄玫玫说。

林晓梅问：“谁是小布丁？”

“你都不知道？”黄玫玫说，“你们的大班长，他是初三最帅

的男生，叫邱士力。”

林晓梅这才知道有这回事。那邱士力以前有个外号叫“宪兵司令”，他看人时直愣愣的，有点挑衅似的，好像和小布丁挨不上边。谁知，黄玫玫偏说这样的男生最可爱。

黄玫玫还向林晓梅打听邱士力的手机号码，说很想有人介绍她和小布丁认识。林晓梅听了更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没有接口说什么。

后来，林晓梅的“独怆然而涕下”，哭得“凄凄惨惨戚戚”，好像与这一切都有关。

林晓梅挂断了电话，端坐在阔绰的闺房里，准备接着再应付那颇为棘手的“摸底考”。班主任柳老师的原话是“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”，一场考试用了N个“重要”，这还了得！

林晓梅轰轰烈烈地背一轮英语单词，又扫荡般把数学公式摸排一遍，最后才轮到古文古诗的狂轰滥炸。放下书本，冷不丁想起邱士力这坏小子来。记得初一时，她与他一起排一段英语小品，排到“公主的美丽让王子惊呆了”时，他头一歪，“死了”，她大叫起来，他才“活过来”，胡诌说：“林晓梅，我惊呆了，你比别人还要美丽。”当然，他解释说，那“别人”是医务室里的骷髅。

去他的，她想，还小布丁呢。她又开始背诵李白、王维、杜甫的诗，接着再追随刘禹锡、辛弃疾。

她刚背诵到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”时，“那厮栽在，黑灯瞎火处”，有个动听的嗓音接上来，还把后两句“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给肆意篡改了。

林晓梅回头，见是表姐林晓霞驾到。林晓霞是个美名广传



的人，高挑的个子，仙鹤一般，已有一米七〇，还贪心，穿着中跟凉鞋，纤纤腰肢，含羞走路，带来一种飘然而至的清纯气质。还有她那轻软摇曳的连衣裙，软糯口音，浅浅甜笑，像一个俏丽、娇媚、浪漫的魂儿，不枉为上上下下称道的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校花。

“怎么痴痴的！”林晓霞嗔道，“老妹，别跟小明王似的，死脑筋捧着书读。读成个古板的小老太婆，就不会有人爱你了。”

“不在乎，我早已有了一个最爱我的人。”林晓梅甜甜一笑。

“老妹，不简单哪。”林晓霞说，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此处无戏言，”林晓梅说，“你可想知晓那个人是谁吗？”

“为何不呢？”林晓霞垂下眼帘，视线盯着自己的鼻尖窃笑，“从实招来。”

“我呀！”林晓梅嘻嘻地笑，“最爱我的人就是‘我’呀。”

林晓霞跟着笑，评点道：“答得机巧脱俗，你应该到学生会任文艺部长。”

林晓霞大林晓梅两岁，两人同在第二中学求学，习惯于没大没小。暑假后，晓梅升初三，晓霞念高二，都是引人注目的美少女。林晓霞在校学生会里任点职，也不避嫌，说自己“太老了”，力荐林晓梅当学生会文艺部长的候选人，算得上姐妹情深。而她与另一个表妹，管楠阿姨的女儿王小明，就隔着相当距离，有意叫其“小明王”，还说那小明王的脾性跟她头上编的小辫一样，硬拧着，像干麻花。

“谁知别人会不会慧眼识人呢！”林晓梅开玩笑地说。

“老妹啊，你不是驼背眯眼、招风耳朵，长得讨人喜欢很占

便宜，你是有才情有美貌有魅力的女孩。还有，你一向是个幸运小女神。”林晓霞说，“我不敢说学生会里对你有好感的男孩女孩有多少个。要是算一算第二中学内曾经偷偷打听过你的男生，他们排起队来，至少能绕操场三圈半。只是，你要小心张飞飞那一伙人，她们会搅得学生会的人纷纷从你这儿撤退，然后去投票给张飞飞这样的人。”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林晓梅说，“贾梅统计过，我的人缘比张飞飞好！”

林晓霞笑而不答，只说：“问问黄玫玫就知道了，张飞飞有勾魂手腕的。老妹，管林阿姨今安在？刚才才是你老爸给我开的门，老林是块好老姜，他没盘问就放我上楼。喂，他会不会看走了眼，把我当成你了？”

“碰上我爸是你的幸运。”林晓梅答道，“要是碰上我妈，七问八问，非得几个来回。”

“管林阿姨这老姜的确辣。”林晓霞喜欢套用“姜还是老的辣”这句话，“我领教过多次了。”

林晓霞对晓梅一家三口的名字有过经典评判，说林晓梅的大名含义是“破晓前林中盛开的一朵梅花”，褒义溢于言表。姨父林忠岩则是“林中一块又死又硬却忠心耿耿的岩石”，大致是先抑后扬。而她对亲阿姨管林，则是略有微词，称她的名字直译就是“死管林家人的一块老姜”。

“管林阿姨哎！阿姨哎！”林晓霞朝楼下喊，“要死了，您不会不在家吧？”

林晓梅表示“莫名惊诧”，平素林晓霞对妈妈管林是避之不及，总说其目光炯炯，会把女孩藏在心里的秘密都偷窥了去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林晓梅问，“我妈去超市了，过一会儿才回来。”

“哦，主啊，保佑她快快回家，火速火速。”林晓霞狡黠地一笑，解释说，“本人有重要使命在身。”

林晓梅悄然思量，或许林晓霞是受管桂姨妈之托，有要事呢。

“喂，老妹，”林晓霞找出个新话题，“你可知高二的那些男生们背地里如何评说我们姐妹两个吗？”

林晓梅摇摇头。高二的男生中，有个一表人才的学生会主席肖林，全初三的女生对其都有点小小的崇拜。其他出挑点的，还有那个话语极少，只用眼睛和手势跟人打招呼的诸葛小兵。他有着麦色的皮肤，看人时眼神定定的。她原以为他眼睛有病，可林晓霞却说，这是诸葛小兵的魅力所在。她对他的印象并不算深刻，也许是肖林的光芒把他盖住了。另外，似乎那拨高二的家伙里有好些个长得相像：戴眼镜、有粉刺，说话摇头晃脑，还挺爱摆酷的。

“他们从全校女生中选拔‘金陵十二钗’。封我是葬花的林黛玉，封你是贤淑的薛宝钗，知道初二的肖白彩吧，他们说她是妙玉。”

“真是厚脸皮！”林晓梅大为不满，她认定自己有几分像黛玉，又有几分似探春，介乎这两者之间还差不多。这帮无聊的家伙怎敢把她归于她本人反感的角色——那工于心计的薛宝钗，有损她的光辉形象。

“你知道他们把谁封为王熙凤吗？”林晓霞说，“告诉你，是张飞飞！”

这话才让林晓梅展露些许笑意。的确，张飞飞又辣又蛮，是很“王熙凤”的。

林晓霞说起张飞飞，便拉长了脸，一脸不屑，说这人太“那个”，张飞飞到处游说，她很有把握当选学生会文艺部长，把这看成是个大机会。瞧这个人的品质，很有点野心。再说啦，听说她自诩西施，还吹嘘说至少有50名男生讨好过她。其实，按黄玫玫的说法是张飞飞在耍手腕。那个以前在校艺术团演过“青松乙”的男生，过去没有人理会，去年练了跆拳道后，就火起来，有了个可爱的新雅号，叫“小黑带”。前一阵，小黑带应邀给黄玫玫她们五个示范“跆拳道入门”，结果，“五朵金花”里有两个不约而同地喜欢上小黑带，争着给小黑带发短信，关心他，差点要“姐弟恋”了，结果他给她们回短信，透露说自己已有女朋友，就是张飞飞。

林晓梅不由问：“那两个人里有黄玫玫吗？”

林晓霞摇摇头，说：

“黄玫玫嫌小黑带不够帅，她喜欢魅力男孩邱士力。那个张飞飞根本不把小黑带放在眼里。把她当成是自己女朋友的男生有好几个哪，张飞飞亲口对小明王说，她只是喜欢‘被爱的感觉’。她才不管有多少追求者，哪怕他们为她决斗，吃苦的吃苦，伤心的伤心，她都不管！”

“真的？”林晓梅尖叫起来，“真会这样？小黑带不是太可怜了吗！”

“这两天还有新闻呢！我们高二语文组新来一个大帅哥方老师，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林晓梅点点头，这事的风声似乎在她耳边刮过。好像传说

那方老师是全校男老师中的第一帅，年轻倜傥，谁知道呢，林晓梅也没上心，更没急着要去考证。

林晓霞说，这个方老师对其他女生都“恭敬着并冷淡着”，平时只爱跟男生们往来，在球场上打成一片。唯一例外的，是他很宠张飞飞，高中部的女生们看见他们两个人在走廊里有说有笑的。更不可思议的是张飞飞还像小女人似的，跟在学生会主席肖林身后，执意要送他一条自己编织的毛线手链。

“肖林居然收下了。”林晓霞怒气冲冲地说，“这个肖林，也不想别人会怎么看他，好不公平，高二有一大帮女生为此不平，打算要集体质问张飞飞，她要阴谋呢。”

“高二空闲时间多一点吧？”林晓梅紧张起来，天昏地暗似的心烦，她支开话题说，“在我们初三，不会有人顾这些事。老天，明天就是摸底考。”

林晓霞也有同感，说初三真是不堪回首，尤其对于学习成绩尚可的学生，想在中考有个好果子吃，非得赶乘初三考试快车。那是疯狂的过山车，挤上去后中途休想停下来。

“那些月考，很摧残人。”林晓霞气哼哼地说，“每一次重要考试都做年级排名，把人分成几个档次，定了性质。告诉你，我们学校的摸底考总是题目恶难，就像先打三百杀威棒，让人去除幻想，死心塌地。”

正说着，林晓梅的妈妈循着说话声找上楼来，推门就说：“正谈学习吧？好啊好啊，晓霞是最乐意帮衬我们晓梅的，嫡亲的表姐妹呀。唉，这种时候，谁若是再跟晓梅谈别的，就是要害死我们晓梅了。”

“哦！我们的确在谈摸底考的事。”林晓霞窘迫地说，“真

的，真的，管林阿姨。”

“说的什么话啊，阿姨还能信不过我的晓霞啊。”管林说，“说心里话，我巴不得你住着不走，天天开导晓梅。”

林晓梅知道，妈妈对林晓霞是三分爱，七分忌。爱是因为林晓霞是她的外甥女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很给管家人长面子的；忌的是，林晓霞不是个肯就范的乖乖女，独立、大胆，时常会惹出些小麻烦，还把长辈称为“老姜”。妈妈最怕晓梅跟着晓霞学样。

“妈妈，我们真的在谈摸底考的事。”林晓梅说，“表姐给了我不少忠告。”

妈妈悄悄白了林晓梅一眼，目光严厉悠长，意思是：一边去，别装了！天知地知我还不知？你们两个休想串通着来哄我！

“管林阿姨，”林晓霞快快地说，“来了好久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
“那怎么可以哟。”管林亲热地上前拉过林晓霞的手，把对方的手背在自己脸颊上贴一贴，说，“我可舍不得呀。我爱多看看如花似玉的外甥女。这样吧，把晓梅扔在楼上复习，我们两个下楼喝果汁，聊天。中考的事，你是过来之人，咨询你最合适不过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林晓霞怎敢奉陪，百般推诿，说，“我，我还想出门买点文具，再晚，恐怕商店都要打烊了。”

“缺什么物品，只要外甥女开口，”妈妈一脸热忱，语气亲昵，“我叫你姨父去买来便是，一件都不会少你的，怕只怕你姨父买的東西会不称你的心。你要是肯，就算是给你阿姨机会尽

一份爱意。”

林晓霞脸上还是笑着的，行动上已乱了章法。斜着肩往门外躲让，嘴里说着：“谢谢管林阿姨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得走了。”她的口气里已是带着恐慌和求饶了，话未说罢就往楼下走，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。

林晓霞败走后，管林拉下脸把林晓梅好一顿训斥，说她没志向，没毅力，见来了个林晓霞就昏头昏脑，忘却自己最重要的目标。林晓梅跟妈犟了几句嘴，以辩解为主。过了一会，妈那边平和下来。或许，妈这么训斥她，也带点“诈降”的意思，听她辩得有理，就收敛了一些。隔了一会儿，她还给晓梅送上来家传秘制的补身子的“八宝奶”。

可在晓梅心里，仍是冒着一股不服的无名火，妈妈好虚伪哦，当着晓霞的面“卿卿我我”，还取人家的手贴自己的脸颊呢，好不热络，心里却打算着怎么能不饶过对方。何况，这样把表姐逼走多不公平，挺亏欠这个大美女的。

父母忙着在底楼客厅商量美加美公司的事，晓梅乘机悄悄拨了表姐的手机。

手机通了，嘈杂的喧哗声、说话声、音乐声响成一片，像是在一个聚众狂欢、醉生梦死的场所。

“老姐！”晓梅说道，“我妈这样，我万分抱歉！”

“不会吧？嘻嘻！”林晓霞说，“晓梅，你在说反话吗？”

“我妈妈她，唉，她对你不够热情，赶你走……你……小人别计大人过。”

林晓霞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老妹，你怎么如此单纯可爱小不点。是管林阿姨这老姜中了我的奸计。”

“什么？ 什么？”林晓梅问。

林晓霞说，有个男生过生日，要开灯光生日派对，诚邀她参加。她要是拒绝，恐怕他会伤心欲绝。何况，她绝不愿对他那样残忍，因为他很可爱很帅很迷人。她答应了他。只是她的妈妈，也就是林晓梅的管楠姨妈，把所有男生当强盗一样提防着，她若是明说，肯定出大笑话，说不定她妈她爸会陪同她一块前往，守在一边做超级电灯泡。所以，她只能走曲线，对家里的老姜们说去指导晓梅中考，预谋着呢，等一到林家，转一圈就奔自己的目的地去。

“那你为什么非要等我妈回来呢？”

“我说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，老妹，你不会以为我怀念管林阿姨吧？”林晓霞说，“你这小不点，想过没有，我妈会给你妈打电话核实我是否真的来过，我需要证人。”

林晓梅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尖酸地反击说：“讨厌，活像个阴谋家。”

“要怪就怪我父母逼的！”林晓霞说，“我只是斗智，不是阴谋是阳谋。喂，告诉你啊，这灯光生日派对阔极了，他家客厅有一百多平米，富丽堂皇。一会儿，他的女司机要开着最新款的宝马车带我们外出兜风。车是白色的，敞篷式，那女司机很妖的，打扮得像麦当娜。老妹，要不是你那个该死的摸底考，我真想带你过来见识见识，我想，那个英俊的寿星肯定会答应的，他还问起你呢！”

“是哪个英俊的寿星在过生日呢？”林晓梅急切地问，心怦怦乱跳。

林晓霞说：“他邀请了他的死党诸葛小兵，还邀请了两个女

生，其中一位就是本人，另外一个黄玫瑰。哦，他似乎想与你说话了，你等一等啊……”

“林晓梅！”有个人热忱地说。

林晓梅疑疑惑惑，电话换了手再听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如上云端。

说话的人是肖林。肖林说学生会是个亚社会，他很赞成林晓梅参与竞选文艺部长，重要的是勇气和过程，而不在于结果。他说话时总是担着点，把她会不会当选说得藏而不露。她答应了几声，突然，电话被揪断了。林晓梅头一抬，见是老妈站在跟前。

林晓梅哭丧着脸，好久都沉在沮丧里。真是恍然相隔一个世纪，感觉不太好了，自己太孤独，形单影只，说不定在肖林面前已经大失面子。

林晓梅甩了那些书本，躺在她舒适的床上。那床，是爸爸林忠岩特意请设计师精心打造的，不软也不硬，据说是保护脊椎骨的。

淡淡的深情的月光给阔绰、舒适的闺房添了一种生动的美感，她静下心，屏声敛气地，也可以说是不可遏制地想着肖林的派对，也许他们四个还在狂欢吧。她刚刚经历了一件美妙的事，她回想着肖林喊着她的名字时，口吻显得那么温柔、热情，拂动人心哩。他关切地问起她，她心里泛出温暖和幸福，挺柔软的情意，催得人想淌眼泪。她悄声对她的枕头说：啊，没事的，我不能亲临现场，但已能感觉自己挨着表姐和肖林，这两个可亲的人。甚至，那宝马车已经幻化成长翅膀的飞马，载着他们在云朵上奔腾，肖林在云际中叫她的名字时会是怎么个语

调呢？

心里藏进了那种温情的幻象，忽而想起与张飞飞的明争暗斗，想起明天的摸底考试，好不悲喜交加。一颗少女温热的心冷不丁一阵沉寂，滋味不太好，仿佛从有亮光的地方突然来到沉闷的黑处，不能找回自己似的。还有，过去她一直以为自己在学校很智力超群，被表姐、众同学簇拥着，可是现在，仿佛别人都呼啦啦朝别处跑去，多她少她都没什么。甚至，她还不知道自己不想多看一眼的身边的男性邱士力，竟成了女生心目中的“魅力人物”，连表姐也说她有点幼稚和落伍。她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，又想着肖林戴着张飞飞送的手链，以后就会慢慢冷淡了自己。她感觉泪湿脸颊了。她居然哭了，先是小声的、轻柔的，谁知这么一松开，泪水就收不住了，哗哗地淌，洒得两颊精湿了。那只柔软的枕头也湿了一块，仿佛枕头“知我心事”，也流起了泪。说不出的伤感漫在心头，就像天上淡淡的灰云，难以擦拭。只有用泪雨才能把心境洗梳，洗得明镜似的。

更糟的是，她无法入眠。强烈的抑郁，忽高忽低地起伏着，让她孤独。心揪得紧紧的，沉沉地坠在那儿。

她三呼“嗟乎”，飞快地想主意对付失眠。有个很老土的数羊法，据贾梅称，这妙方，是从汉朝的宫廷太医那儿流传到民间来的。贾梅从不骗人，所以这话看来无误。只是，贾梅这个论断不是她发明的，而是出典于她哥的死党鲁智胜。那个人，谁知是好人还是滑头鬼，有点可疑，值得多打几个问号。

不过，试一试也无妨，她想，无非数数羊。于是便开始认真真默数起来：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……

她一口气数到一百八十只羊，差不多烦得想落入羊圈做羊